

“中學西漸第一人”陳季同

5月8日，在赴布達佩斯對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之際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《匈牙利民族報》發表題為《攜手引領中匈關係駛入“黃金航道”》的署名文章，文章中提到“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作膾炙人口”。

說起裴多菲，人們大都知道他不可朽的名句：“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，若為自由故，兩者皆可拋。”正是這首著名的《自由與愛情》，讓這位命運多舛的匈牙利著名詩人走進了中國人的心靈記憶。

資料顯示，最先翻譯《自由與愛情》的國人是“左聯五烈士”之一的殷夫，魯迅也是較早將裴多菲作品介紹到中國國內的人。

可是，你或許不知道，第一位參與裴多菲詩歌漢語譯介的人，是一位福建人。

他，便是被稱為“中學西漸第一人”的陳季同。

船政首屆畢業生闖蕩外交界

陳季同(1852年—1907年)，福建侯官(今福州)人。1867年，他考入福建船政局附設的求是堂藝局前學堂讀書。在這裏，陳季同打下了紮實的法文基礎。

光緒元年(1875年)初，陳季同與魏翰、劉步蟾、林泰曾等人作為船政第一屆學生畢業，以“在學堂多年，西學最優”的評語，被船政局錄用。

1877年3月，福建船政局選派35名學生從福州啟程赴歐洲學習，其中有後來成為著名人物的嚴復、馬建忠、劉步蟾、林泰曾、鄧世昌、薩鎮冰等人。

次年，陳季同擔任中國首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的法文翻譯。幾年之後，他就已經在外交界嶄露頭角了。

在與陳季同交往的歐洲人物中，當時有一位畫家亨利·比瓦(Henri Biva)就曾在《北華捷報》上說：“從外交角度坦率地說，因為有了這個年輕翻譯的活動，中國才開始在歐洲嶄露頭角。”

1878年底，陳季同隨駐德公使李鳳苞赴德，他加入了柏林的“葛西努俱樂部”(casino-club，這是當時德國社會各界名流娛樂社交的團體)，借此，他打開了德國的社交圈。

很快，外語甚佳的陳季同就得到了德意志學術性漢學創始人、柏林大學教授碩特(Wilhelm Schott)的青睞。李鳳苞的《使德日記》中，就記載了碩特設宴邀請李、陳等人的場景。

想必，學跨中西的陳季同深得碩特教授的歡迎，他們之間互動頗多。因為，僅過了一年，在世界第一本比較文學期刊《世界文學比較評論》(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)第4卷第67、68期刊上，就刊登了碩特、陳季同合作翻譯的裴多菲的名篇《動彼柔枝》(現常見譯為《小樹顫抖着》)。

早在1877年，這本刊物已經刊發了這首詩的羅馬尼亞語、意大利語和德語譯本，而陳季同的到來，為中譯本的問世提供了許多幫助。

但是這次合作，碩特並不愉快。原因是陳季同在協助過程中，不僅只是潤色，而是貫穿了自己的意志，讓碩特感覺“具體文字方面與原作疏遠”。

比如，他將“小鳥”譯為“黃鳥”，這會令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西方人莫名其妙，以為是“疏遠”。但熟悉中文的人則明白，這裏的“黃”并非顏色，而是在表達“黃口小兒”的中式意象。

“動彼柔枝，黃鳥坐栖；搖搖我心，心忽在子……”以中國古代民歌《詩經》的四言詩句式對譯裴多菲的匈牙利民謠，在“信”上或稍有瑕疵，而在“達”“雅”兩方面，幾乎無可挑剔地傳達了中國文學的美，憑什麼不能成為“世界比較文學”樣本呢？

事實上，作為一名譯者，陳季同敏銳地察覺到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，要讓西方公眾理解中國人的重要意義，有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橋梁的自覺。

著作百餘年後仍在歐洲出版

陳季同曾明確地與學生曾橫說，首先“不要局于一國的文學，翫然自足，該推廣而參加世界的文學”，然後“要參加世界的文學，入手方法，先要去隔膜，免誤會。要去隔膜，非提倡大規模的翻譯不可，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，我們的重要作品，也須全譯出去”。

在積貧積弱、處處受制于人的19世紀末，能夠發出如此見識，這是怎樣的世界眼光！

他努力向中國人譯介西方著作，獨立翻譯了《拿破侖法典》，翻譯兩果的小說《九三年》及劇本《呂伯蘭》《歌那尼》《銀瓶怨》，莫里哀的《夫人學堂》及左拉的《南丹與奈依夫人》等作品。

他更向世界推廣中國的文化。從1884年發表第一篇西文作品開始，到1904年最後一部著作出版，據統計，陳季同發表了《中國人的自畫像》《中國人的戲劇》《中國故事集》《中國的娛樂》《黃衫客傳奇》《巴黎人》《吾國》《英勇的愛》等多部著作。他的作品在法國多次再版(有的再版10餘次)，被譯成英、德、意、丹、麥等多種文字，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。

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，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，成為陳季同寫作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。

他率先把《聊齋志異》譯成法文譯本，從而推出了介紹中國文化的西文暢銷書。譯作名為《中國故事集》，1884年在法國出版。

該書出版後，一年中曾3次再版，共再版5次以上，可見這本書受法國人歡迎的程度。1885年，英文版《中國故事集》發行，同樣受到英語讀者的歡迎。

陳季同認為，《聊齋》中每一篇都“構成了一個民族的自身生活”，它最能“完整地體現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”，在一定意義上，

▶陳季同像 (資料圖片)



Tung Pi Zeu Tschy

Túng pi zeu tschy 動彼柔枝

Mozogni ama hajlékony ág

huang-ñào tsó-tschy 黃鳥坐栖

sárga-madár álni-pihenni

jao-jao uò sin 搖搖我心

rázkodni-reszketni enyim szi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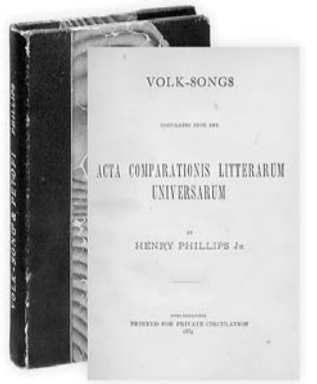
sin hu tsái tszy 心忽在子

sziv oh benne gyerme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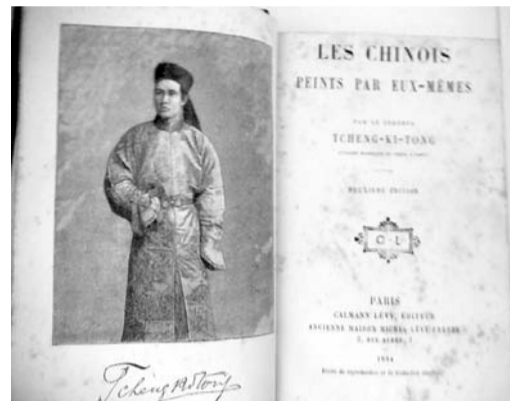
◀碩特、陳季同合作翻譯裴多菲《動彼柔枝》前四句。採用“漢語拼音+對應的匈牙利詞”的方式呈現，右邊漢字部分為學者楊俊杰根據漢語拼音還原的中文詩句。

(資料圖片)

▶《中國人的自畫像》書影(1884年版，陳季同簽名版)。(資料圖片)



◀《世界文學比較評論》民謠選和裴多菲民謠譯選。(資料圖片)



船政第一屆畢業生合照 (圖源：新華每日電訊)

它“比所有其他形式更能完美地表現一個民族的內心生活和願望，也能表現出一個民族理解幸福的獨特方式”。

在《中國人的戲劇》中，他認為，中國戲劇是大眾化的平民藝術，不是西方那種達官顯貴附庸風雅的藝術。

在表現方式上，中國戲劇是“虛化”的，能給觀眾極大的幻想空間，西方戲劇則較為寫實。在布景上，中國戲劇非常簡單，甚至沒有固定的劇場，西方戲劇布景則盡力追求真實，舞臺相當豪華，劇院規模很大。

《中國人的戲劇》和《黃衫客傳奇》先後於2015年、2016年再度出版，可見陳季同在歐洲的影響力。

作為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，陳季同始終堅守着中華文化的審美立場。他說：“我們的較為平靜，與一個有着五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度相稱。”(趙凱)

福建历史深处的名人



“我以我手彈我心”

——《王心心作場——琵琶行》演出側記



一把木椅、一隻花幾、幾張屏風，四圍點綴着芭蕉、翠竹和楓葉荻花。臺灣知名古琴演奏家李孔元的一曲《春曉吟》音落，王心心一身素衣，一支素簪將長發挽作發髻，吹着洞簫，從屏風後緩緩走出。隨着她的登臺，舞臺場景如同一幅典雅的仕女圖在觀眾面前徐徐展開。

5月17日，《王心心作場——琵琶行》專場演出在福建大劇院舉行。王心心現場演繹了《靜夜思》《輕輕行》等南音曲，讓觀眾潛行于古音裏的韶光迭影，在南音曲詩的繽紛流韻中沉醉。

王心心是泉州人，四歲便開始學習南音，精通各項樂器，

善譜南音大曲，尤以歌唱著名。1992年，王心心移居臺灣，在臺北漢唐樂府南管古樂團擔任首席樂師和音樂總監，創作了一系列家喻戶曉的作品。2003年，王心心創辦了自己的心心南管樂坊，力求突破傳統，給南音注入新的生命力。在南音吟唱與中國古典詩詞文學的結合創作上，王心心的作品獨樹一幟，創作有《葬花吟》《聲聲慢》等一系列經典。她的《昭君出塞》更是在視覺上極大地豐富了南音的舞臺表現力。而隨着林懷民、蔣勳等臺灣文化大家的參與，讓心心南管樂坊創作的作品，不論是舞美造型還是表演方式都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。

此次王心心帶來的《琵琶行》便是她和臺灣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合作的作品。在這部作品中，王心心運用了多種繁複的琵琶技巧，且不一唱到底，而是創新性地運用唱念結合的方式，有些字句還反復吟咏，以此構築繁復微妙的情感變化。在演出形式上，王心心打破了傳統南音四個樂器一起從頭演奏到尾的傳統，改由她一人獨奏琵琶。唱到“曲終收撥當心畫”時，她跳脫傳統的琵琶技巧處理，同時撥響四根弦，以此達到“四弦一聲如裂帛”的效果。沒有舞蹈經驗的王心心曾對自

己的舞臺肢體動作信心不足。林懷民告訴她：“不用跳舞，但你的出場、落座、彈撥琵琶，一舉手一投足都是舞蹈。”這次演出，王心心在臺上懷抱琵琶，慢慢坐定，起手撥弦的那一刻，便讓人不由得想起陳逸飛的名作《潯陽遺韻》。

南音被譽為中國古代音樂的“活化石”。在王心心看來，唱南音就像寫書法，可用粗筆也可以用細筆，只要骨架還在，就可以大膽創新，用自己對美的理解去創作和表達。這樣不斷突破，南音才能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愛。近年來，王心心致力於南音與當代藝術跨領域的合作。心心南管樂坊先後與法國歌劇、西洋交響樂團等諸多海外團隊合作，獲得廣泛稱贊，碰撞出耀眼的藝術火花。

2023年，王心心回到她思念的故鄉泉州，心心南管樂坊泉州工作室也隨之落地。“我想從故鄉汲取傳統藝術的養分，同時，也希望把這些年的一些經驗和心得帶回家鄉，和大家交流互鑒。”王心心說，“南音是一種古老的、殿堂級的雅樂，也是許多閩南人的童謠和搖籃曲。在新時代，如何給它注入新的活力，把它帶到世界的舞臺，是我這些年一直努力的方向。”

(陳夢婕/文 林熙/圖)